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俄罗斯 白银时代诗选

汪剑钊 译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总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文学和艺术，在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领域中都有天才的创造。稍后，它又渗透到了其它领域，在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其它人文科学中大放异彩。俄国知识分子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的精神史，其思想的触角分别伸向了有关存在、自由、创造、个性、爱和死等问题，并勉力探讨可能的答案，有力地抵御了当时流行于俄国和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弥漫，成为欧洲文化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嬗递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路、独特的言说方式，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拈出了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本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国。人们称其为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将它与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就整体的影响而言，“白银时代”的文化似乎还超过了“黄金时代”，如果说普希金他们这一代人将西方文化引进到俄国，为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嫁接做出了成功的试验；那么，“白银时代”的一代人则在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的同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让俄罗斯理念以迥异于传统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模式走向了世界。

二十年代中期，“白银时代”文化在俄罗斯本土消隐；不过，其影响、其代表人物的活动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着。如今，在世纪之末，俄国“白银时代”涉及的许多思想命题，不仅继续受到欧美学者的关注，而且愈来愈多地引起了第三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就深度还是就广度而言，它都可能是本世纪最大规模、最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相近的国情、相近的文化积淀和相近的民族心理结构，俄国“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思想历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有着极大的参照价值和启迪意义。但是，我国对这一文化现象的介绍和研究，迄今仍基本是一个空白。鉴此，我们决定在国内率先编译一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俾使国内的读书界、学术界得以目睹这一灿烂的文化景观。

本丛书以文学为主，兼及其它人文学科；既有重要作者的别集，也有重要思潮或流派的合集；既有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也有意蕴深刻的思想性著作；它们相互之间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全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很多作品完成于十月革命以前，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个别作者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误解，以致于在个别行文中出现了某些偏颇之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编译过程中进行了局部性的删节和技术性的处理，但恐怕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我们恳切地提醒读者诸君在阅读时加以细致的甄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地分析和批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中获取真正有益的养分。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译序：十字路口的缪斯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概述

汪剑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帝国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在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前，俄罗斯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文化和艺术的领域，紧张地进行精神的探索，由此萌发了不少具有个性魅力的文化思想，催生了各种形式的社团和流派，通过各种不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的辩驳和争战，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助成了近代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的转型，使两个世纪的交汇处变成了精神文化的十字路口，为欧洲和世界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后人将这段辉煌的时期（约1890—1920年）称做“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的探索在各个人文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的各个门类（音乐、芭蕾舞、戏剧、绘画）都先后不同地具有了现代形态，其中尤以文学上的繁荣最为引人注目，诗歌的现代主义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在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首先出现的便是象征主义。1893年，梅列日柯夫斯基出版了小册子《论当代文学的衰落原因及其新潮》，有感于“最后的神秘精神正在熄灭”，他归纳出新艺术的三要素：“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的手法、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呼吁要以这种典范的作品来对抗当时弥漫于俄罗斯文坛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他认为“象征”可以“表现思想的无限的一面”，象征主义可以“使诗的风格、诗的艺术实质变

得崇高、晶莹、剔透”。这篇文章在当时起着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宣言作用。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有过三个浪潮。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和明斯基为第一浪潮的主要代表。这个浪潮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进入有意识的自觉状态的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并不具有组织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系统性，一些共同的思想和创作原则常常是被偶然地或者零散地表述出来。第二浪潮的崛起则以 1894—1895 年由勃柳索夫编辑出版的三卷诗集《象征主义者》为标志，其中坚诗人有勃柳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安宁斯基等，他们与吉皮乌斯夫妇等汇拢在一起，被时人称为“老一代象征主义者”。这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臻于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技巧运用的娴熟程度，还是诗歌涵括的容量，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浪潮的作品，象征主义的一些美学观点也归纳得更为系统，贯彻得更为彻底。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在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与第三浪潮的诗人们的推波助澜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说第一浪潮主要在理论上起滥觞作用，在创作上进行实验性的尝试的话，第二浪潮则勤奋地以他们琳琅满目的作品勉力向人们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第三浪潮的象征主义诗人来说，如何在前两个浪潮所积累的诗歌经验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创新和突破，建立一套完整、独特的诗学，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伊万诺夫、别雷以他们的天才，致力于上述任务的完成，他们的文章，其影响力甚至越过了文学的界限，参与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宗教哲学的建设。为了区别于“老一代象征主义者”，第三浪潮的诗人们被称为“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第三浪潮诗人中，最享盛誉者当推勃洛克，他的抒情诗语言自然、朴素，内容却神秘、晦涩，在行云流水般的旋律中显露出清雅绝俗的高妙，颇有我国婉约词的韵致，其诗剧和长诗则由铿锵的音

韵中传达了奔马轰雷般的激越情感，显示了作者柔而能刚的一面。需要强调的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宗教定向尤为突出，该流派的几乎每一位诗人都以自己的作品作为触角，去感受宗教精神的复兴，诗歌被他们视作灵魂祈祷，写作只不过是期待奇迹来临前的仪式。俄国象征主义者与法国象征主义者的这种不同，使前者很快逸出了艺术的范围，结束了自己的唯美主义阶段。

1910年是俄国象征主义产生危机的一年。作为一个流派，它已停止了生存。沃洛申可称是它的最后一位大诗人。

阿克梅派是继象征主义之后崛起于诗坛的又一个重要的流派。1911年，一批青年诗人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名为“诗人车间”的社团，他们希图超越象征主义的局限，追求“主体与客体之间更大的平衡”，反对迷恋神秘的超验世界，声称要把世界“从‘通感’的迷魂阵中解放出来。”^①阿克梅派源于“阿克梅”这一希腊词，它的原意是“某一事物的最高等级，繁荣，最旺盛的时刻。”^②所以，又称“高峰派”。他们以亚当式的人物自居，认为自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开创者。其主要的理论阐述者为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代表诗人为阿赫玛托娃、曼德里施塔姆、库兹明和岑凯维奇等。

尽管阿克梅派诗人具有大致共同的艺术理想，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客观性，摒除美的幻影，让玫瑰的美“来源于自己的花瓣、芳香和花色，而不是来自旁人怀着神秘的爱慕或其它情感设想出来的类似物。”^③但他们的诗歌实验却各不相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具有“室内抒情”的特点，其作品大多篇幅短小，

① 转引自《世界诗库》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6页。

② 古米廖夫：《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诗探索》1995年第3辑，180页。

③ 戈罗杰茨基：《当代俄国诗歌中的若干流派》，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06页。

语言简洁，节奏谐婉，擅长表达难以捉摸的隐秘内心。古米廖夫则热衷于捕捉异国情调，把叙事成份掺合进抒情诗之中，创造一种抒情叙事短歌的形式，其诗歌语言多雄健粗豪。岑凯维奇的作品富于质感，从心灵和物质的潜在一致性入手，寻觅史前文化的诗意。库兹明一度接近过象征主义，其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体现出对日常生活的热爱，流露出一种世俗的天真和狡黠。曼德里施塔姆喜欢混溶和间隔各种文化的积淀层，按照时间与空间的划分，系统地研究和探索它们深层的联系，通过对历史、神话的朦胧回忆，来领悟现实的生活，流露出强烈的悲剧意识，具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与阿克梅派差不多同时对象征主义进行反拨的另一个卓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是未来主义。1913年，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布尔柳克等人，合作出版了一部诗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标志着这一流派的公开亮相，其同名文章即成为该派的宣言，他们自称为“立体未来派”。而此前，未来派的另一分支“自我未来派”谢维里亚宁、伊格纳季耶夫等人已分别发表过《未来主义的序幕》和《自我未来主义》等文章，为未来主义东渐，进入俄罗斯本土鸣锣开道。未来主义信奉的原则是，艺术必须和生活一样不连续，必须释放类似机器和城市所具有的能量，以推动人类去征服时空。”^①它的主要美学问题是努力把词本身从文学传统的覆盖物下解放出来，使词与文本获得自主性。正是在这些艺术构想的驱使下，他们打破词法与句法的规则，强调词的音响效果和诗的图形素质，以表达非理性世界的破碎与不协和，战胜时间对人类的控制，跃入崭新的未来世界。

在未来派诗人中间，马雅可夫斯基堪称“被人引用最多，而受人理解最少”的一位。他的作品音调嘹亮，意象奇诡而富于跳

^① 布雷德伯里编：《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36页。

跃性，充溢着强大的生命本能和尼采式的极端主义激情；赫列勃尼科夫被前者称为“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他试图发现历史发展的数字规律，制造一种“星空语言”，在创作中追求语言的多维性，以达到诗歌的“陌生化”艺术效果；谢维里亚宁是俄国斯未来派中稍嫌温和保守的一位诗人，其作品赞美利己主义的道德，却对人类的博爱精神抱有幻想，充分传达出社会动荡时期个人的人格分裂特征。不过，在未来派诗人一片高亢聒耳的噪音中，谢维里亚宁的诗歌因节奏谐和与韵律优美而显示出过人的高明。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俄罗斯未来派的艺术追求中，先天地包含了革命性的因素，它那“达达”式的放浪不羁和对未来的憧憬，实际上起源于某种落后、庸俗的社会现实秩序之弹压，尽管它对过去的拒绝也招致了自身的毁灭。上述这一点，在其后脱离了该流派的诗歌大师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有过清醒的思考和认识。

当时，活跃于“白银时代”的还有意象派诗歌，其重要人物叶赛宁是一位浪漫气质极为浓厚的诗人，他着意于诗歌的绘画美，在创作中善于使用色彩的点染，表达个人复杂多变的情绪感受。俄罗斯意象派的宣言尽管向未来主义发出了挑战，但其宣言内容和口吻与未来派如出一辙，在创作上，他们也缺乏严格意义上可以验证其艺术主张的作品，故而，这一流派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发展上影响甚微。叶赛宁作为“最后一位乡村诗人”，往往与克柳耶夫并称为“农民诗歌”的双璧，以善写田园风光和自然景观而留名于后世。

除上述流派之外，“白银时代”卓有成就的诗人，还有游离各流派之外，又兼收并蓄各家之长的普宁、霍达谢维奇和茨维塔耶娃。普宁虽以小说家闻名于文坛，但其诗歌语言明澈，情感真挚，构思精巧，常于恬静的自然景色描写中漾入“淡淡的哀愁”，而显得蕴藉婉致。霍达谢维奇被纳博科夫称为“我们时代最大的

诗人”，“只要俄罗斯诗歌的最后一丝记忆存在，他仍将是它的骄傲。”^①他的作品力图“超越时代”，挖掘存在于生活和人的灵魂中间的“永恒”。茨维塔耶娃是我国读者熟知的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以自白的方式，披露了命途多舛的人生烙印在自己精神上的创痕，展示了人类在十字架上的诗性美。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现代主义为主流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其发展后来受到了挫折，和那场狂飙突进式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一起，被迫隐身于俄罗斯大地。一大批诗人和作家远离自己的母语，在异国寻求自由的表达，继续自己的精神探索。他们的不懈努力构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奇异而瑰丽的景观——俄罗斯“侨民文学”。

1996年4月22日北京

^① 纳博科夫：《作品集》。

目 录

译序：十字路口的缪斯	1
------------------	---

安年斯基

倘若并非死亡	(1)
树叶	(2)
彼得堡	(2)
孪生子	(4)
我爱	(5)
诗	(6)
我	(7)
幸福是什么？	(7)
十三行诗	(8)
十月的神话	(9)

索洛古勃

啊，死神！我属于你	(11)
我——神秘世界的上帝	(12)
田野上冥色苍茫	(12)
选择	(13)
魔鬼的秋千	(14)
恶魔的眼睛十分荒谬	(16)
我愿像一团颤抖的野火	(17)
为命运的任性所驱迫	(18)
我们不再为目标探索	(19)
我曾经等待过	(19)

我们——一群被囚的野兽	(20)
-------------------	------

梅烈日科夫斯基

孤独	(22)
爱是敌对	(23)
丽达	(25)
沉默	(27)

维·伊万诺夫

夜半时分	(29)
俄罗斯智慧	(29)
精神的诗人	(30)
石橡树	(31)
阿尔卑斯山的号角	(31)
美	(32)
爱情	(33)
订婚的玫瑰	(34)
显圣节	(35)
现象的忧悒	(36)
阿童尼	(37)

巴尔蒙特

月光	(38)
阿莉亚德娜的引线	(39)
苦闷之舟	(40)
死	(41)
我是不安的幻影	(42)
我是自由的风	(43)
卡米亚	(44)
颠茄	(45)

波德莱尔	(46)
我来到这世界	(47)
我们将像太阳一样	(48)
音乐的诞生	(49)
那对别人适合的明智	(50)
上帝与恶魔	(51)
她安眠着	(52)
爱德加·坡	(53)

吉皮乌斯

歌	(54)
爱——只有一次	(55)
无力	(56)
祈祷	(57)
十四行诗	(58)
微尘	(59)
雪	(60)
爱情	(61)
真理或者幸福	(62)
上帝的生灵	(63)
爱情的语言	(63)
摇摆	(65)
深夜	(65)
女受难者	(66)
白昼	(67)
干杯	(68)

普宁

灰蒙蒙的天穹在我的头顶	(69)
-------------------	------

致故乡	(69)
松树日益年轻	(70)
握起你的纤手	(71)
午夜时分	(71)
词语	(72)
月儿初升	(73)
鸟儿有巢	(73)
唉，只要一出海	(74)

勃柳索夫

形式十四行诗	(76)
创作	(77)
初雪	(78)
我透过迷雾审视我消逝的日子	(79)
自然的强力里有一种可耻的东西	(80)
克莉奥蓓屈拉	(80)
猎人	(81)
致诗人	(82)
就在那座公园里	(83)
诗人致缪斯	(85)
祖国语言	(86)
秋雾	(88)
我们	(89)
每一瞬间	(90)

沃洛申

巴黎	(92)
绿色的巨浪	(93)
我愿做黑色的土地	(94)

我长年累月等待着痛苦	(94)
在碧绿的黄昏时分	(95)
在你的脸上我阅读过	(96)
我永远是犹太人	(96)
你的爱情像一条银河	(97)
荒漠里的城市	(98)
我爱破旧的信件	(99)

勃洛克

让月亮照耀吧	(100)
在我只不过是一个孩子时	(101)
满月儿升起在草甸	(101)
她曾经年轻又妩媚	(102)
你可记得那令人不安的小城	(103)
温柔的夜披盖了岛屿	(104)
风吹自遥远的地方	(104)
你走进夕照下的黄昏	(105)
白的夜晚，红的月亮	(106)
黄昏，春天的黄昏	(106)
我与你相会在日落时分	(107)
微风渐渐儿停止	(108)
在这个幽暗的夏日黄昏	(109)
秋天的意愿	(110)
我害怕着与你相见	(112)
啊，我热切地渴望生活	(113)
陌生女郎	(113)
致缪斯	(116)
俄罗斯	(118)

别 雷

弗·索洛维约夫	(120)
太阳	(121)
流亡者	(122)
永恒之形象	(123)
致阿霞	(125)
羯磨	(127)
夜	(130)
田野里	(131)
小夜曲	(133)

赫列勃尼科夫

笼中的鸟儿	(135)
我吹奏自己的木笛	(136)
杂物，从麻袋里	(136)
巨怪在峰顶居住	(137)
矫揉造作者的体验	(137)
我不知道地球是否在自转	(138)
白杨直插云霄	(139)
雪白—健壮的美人	(140)
当鹿角在绿草地上显现	(140)
数字	(141)
无论是日本易碎的影子	(141)
人民高举至高无上的权杖	(142)
赤身裸体的自由来临	(143)
我与俄罗斯	(144)
再来一次	(145)

古米廖夫

十四行诗	(146)
一旦我高傲的精神飞出	(147)
手套	(148)
我梦见	(149)
死神	(150)
十字架	(151)
传染病	(152)
长颈鹿	(153)
两朵玫瑰	(154)
现代性	(155)
抛洒星星的女郎	(156)
第六感觉	(157)
迷失的电车	(158)

霍达谢维奇

未完成剧本的序言	(162)
星星在燃烧	(163)
灵魂	(164)
远电	(164)
冬天	(165)
悬崖	(166)
抵达	(166)
重又是温柔的声音	(167)

谢维里亚宁

夜曲	(169)
每当夜晚降临	(170)
春日	(171)

春天的苹果树	(172)
致瓦·勃柳索夫	(173)
自我波罗涅兹舞	(174)
序曲	(174)
荒诞的人生	(175)
十四行诗	(176)
绝望之诗	(177)

阿赫玛托娃

爱情	(179)
在深色的面纱下	(179)
心底对太阳的记忆	(180)
心和心并没有锻铸在一起	(181)
最后相会的歌吟	(182)
我游手好闲，来到这里	(183)
白夜	(184)
黄昏	(184)
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	(185)
受宠的女人总有那么多要求	(186)
我们失去语言的清新和情感的质朴	(187)
二十一日，夜，星期一	(188)
仿佛一块白石在深深的井底	(189)
对你百依百顺？	(189)
缪斯	(190)

帕斯捷尔纳克

二月	(191)
我已成年	(192)
火车站	(193)